

公安边防部队2016年系列报告文学之一

洛古河畔红豆红

于永铎 著

夫妻戍边，家国情怀，怎一轮冷月相对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人民
出版
社

公安边防部队2016年系列报告文学之一

洛古河时红豆红

于永铎 著

夫妻戍边，家国情怀，怎一轮冷月相对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郑牧野

封面设计:林芝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古河畔红豆红/于永铎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

ISBN 978-7-01-017412-9

I. ①洛… II. ①于…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4872 号

洛古河畔红豆红

LUOGU HEPAN HONGDOUHONG

于永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2.5

字数:180 千字

ISBN 978-7-01-017412-9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楔子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唐代诗人王维的这首诗，使得南国红豆闻名天下。千年来，一提起红豆，自然会联想到婉约，联想到小桥流水，联想到真挚的爱情。然而，有谁知道，红豆并非只生南国。又有谁知道，在我国北方边陲，也生长着气质高雅的红豆。而且，从形态到内涵，都不输于南国红豆。前不久，我在黑龙江的源头——洛古河畔就目睹了一株北国红豆，瞬间，眼前一亮，这是怎样俊俏的植物哟。阳光下，散发着珍珠般的光泽，捧在手里，如玉珠般清凉，只一眼，美得让人都要醉了。在我的眼中，北国红豆不但有着南国红豆的妩媚娇柔，更有着历经严霜酷寒侵袭后的坚韧之气，有着英姿飒爽的豪迈之气。

北国红豆的学名叫“越橘”，蒙古语叫“阿力日苏”，鄂伦春语叫“牙疙瘩”。这些，都不是主流的叫法，我认识一位鄂伦春族的老人，向他请教“牙疙瘩”这个词，他琢磨了半天，也没有搞明白是什么意思。要么，是我的发音不对，要么，是鄂伦春人已经把“牙疙瘩”遗忘了。还好，我又提起了北国红豆，这回，老人家是知道的。他连说，“山上就有，山上就有。”一边说还一边捋摸，仿佛这北国红豆随处可见。

这位鄂伦春族老人长得慈眉善目，看起来优哉游哉，他家里养了一百多头驯鹿，据介绍，一头驯鹿，市场上值3万块钱，论起来，他还是一个富裕户。驯鹿看起来有些怪，脸型像马，头角像鹿，身子却似驴。我没注意看驯鹿的蹄子，后来，别人告诉我，驯鹿的蹄子像牛蹄，分瓣。老百姓称俗驯鹿为“四不像”，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轻易不能屠宰。驯鹿本是野生动



物，原生于贝加尔湖和勒拿河上游地区，后来被鄂伦春人捕获饲养，逐渐驯化成今天这个样子。鄂伦春人驯养驯鹿很有技巧，他们找到牧场后，就在山坡地上围一圈杖子，然后，让驯鹿母子分离。一部分圈在杖子里，其他的就统统赶走，让他们出去觅食。天蒙蒙亮的时候，吃饱了的驯鹿就会顺着原路回来，回到分离的地方。母子隔杖团圆。傍晚，鄂伦春人又要让它们交换场地，另一拨驯鹿被赶走。这样的好处是节省人力，不用人工放牧，因为亲情牵挂，不必担心驯鹿走失。我和鄂伦春老人聊得挺投缘，学到了许多民俗知识，还一起合影留念。我们聊驯鹿，聊边境线，不知不觉中又聊起了北国红豆。老人家是个热心肠，见我如此执着，就想帮我找到北国红豆，就想证明北国红豆无处不在。遗憾的是，直到分手，他也没能找到。

洛古河畔的这株北国红豆，约 30 厘米高，藏于茂密的叶子中，不仔细看，极难发现。叶子像蚕豆形，有指甲般大小，看起来，比红豆也大不了多少。只是色泽油绿，比其他植物的叶子都要厚实一些，像敷了一层透明的膜。其他植物的叶子都没有这么翠绿、这么清秀。阳光照耀下，每片叶子、每颗红豆都闪着亮晶晶的光泽，像绿色翡翠裹着的一串红色珍珠。当地老乡告诉我，别说是在洛古河畔，即便在整个大兴安岭林区，北国红豆都属于罕见的植物。至于原因嘛，有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说法。说到底，还是恶劣的气候造成的，北国红豆在这儿扎不下根来。据查，洛古河地区，年均气温在 -5°C 左右，最低气温 -52°C ，无霜期只有 80 天。如此环境，除了樟子松、白桦树等耐寒树种，一般的树种都难以生存。像北国红豆这样的灌木就更难抵御严寒了。老乡还说：

“有些年份，洛古河畔是看不到红豆的。”也就是说，在突发而至的极寒条件下，北国红豆这样的植物会丧失殆尽。这样的说法很快就被推翻了，一位长年在此地行走的画家辩驳说，“这是毫无根据的谬论！”按照画家的说法，在绵亘起伏的大兴安岭地区，在景色秀丽的洛古河畔，无论是山坡还是低谷，无论是密林还是草滩，到处都生长着北国红豆。罕见，并不能证明她不存在，只是，她长得太矮小了，矮小得很不起眼，让人眨眼间就忽视了。画家说：

“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如果你有足够的热情，就一定会找到她的。”

我必须声明一下：在须仰视的以樟子松、落叶松、白桦林、白杨树为主的洛古河地区，矮小的北国红豆真的很容易被忽略，如果不是机缘巧合，不是因为一次凝眸，这株俊美的植物也不会被我发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北国红豆罕见，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说过，“有是存在的守护者”。我宁愿相信，这里的“有”是大智慧的，是高天上的流云，是无处不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让我难以取舍。北国红豆到底能否在洛古河畔生存，而且是长年的、旺盛地生存成了一个谜。这让我的边陲之行又增添了一个有趣的课题，这个谜只是附加在采访主题之外的一种想象张力。我极其谨慎地给这株北国红豆拍了照片，担心拍摄效果有误，我就从各个角度拍了个遍。我想好好研究一下，并且要好好地想一想。我最想知道的：

“是什么样的动力让北国红豆在气候恶劣的洛古河畔生存了下来？”

我这次能去洛古河一带采访，完全是一种偶然，提起来，会让人难以置信。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洛古河这个名字，更没有想到能来到这个地方。到了这儿，游荡了很久，我才真正地认识了这条河。洛古河是由南源额尔古纳河与北源石勒喀河汇合而成的，向东流出200公里，就换了个名字，就成了黑龙江。其实，洛古河就是黑龙江，或者准确地说，是黑龙江的源头。外地人很难分出哪一段是洛古河，哪一段是黑龙江，常常乱叫一气。这一带，是大兴安岭的腹地，林木茂盛，水草丰美。这里也是我国最北的边境线，对岸就是俄罗斯的波克罗夫村。洛古河村和波克罗夫村一衣带水，鸡犬相闻。据说，方圆一百多平方公里内，只有这两个村子。我这次前来，是想采访一位公安边防的上尉警官——贾晨翔。在此之前，我们素不相识。我只是在电视上见过他，而且，还是带着疑问，带着“有色眼镜”见的。

2012年春节前夕，我周围的人都在忙忙碌碌，准备过年，只有我是个例外。那时，我刚写完一部作品，感觉自己被掏空了，整日萎靡不振。那几天，我无事可做，看书累了，就盯着电视。看电视累了，就看天。那一瞬间，电视里出现了主持人张泉灵，她开始几句说的是什么，我没注意。接着，她的语气和状态突然就吸引了我。说老实话，她的情绪有些急躁，语速很快。细



听，就听到了“洛古河”“夫妻警务室”“贾晨翔”“王晓莲”这几个词。接着，屏幕中就出现了一位警官，捧着鲜花，匆匆赶回山东老家。他就是贾晨翔，漠河县北极边防派出所洛古河夫妻警务室的边防警官。那位无比惊喜的女人就是贾晨翔的妻子王晓莲，是洛古河夫妻警务室的辅警。这时，张泉灵的解说状态如何已经不重要了，我在意的是，“这个贾晨翔是何许人也？”“洛古河夫妻警务室是个什么概念？”一次家庭团聚，竟能引起央视如此的高度重视，竟然拿出大段的时间播出。贾晨翔让我有了兴趣，洛古河夫妻警务室让我有了兴趣。同时，也有了一种疑虑。我的眼里不再是电视画面，而是茫茫的北国边陲，是齐膝深的雪地，是国境线上的界碑。等我回过神来，这段专题报道已经结束了。画面切换的瞬间，张泉灵如释重负般的表情让我忍俊不禁。

于是，我记住了洛古河，记住了贾晨翔，记住了贾晨翔的妻子王晓莲，更记住了洛古河夫妻警务室。我就有了想见见他们、想采访他们的愿望。这个愿望是突然产生的，有点灵机一动的味道。我从来就不迷信灵机一动，灵机一动是不长久的，犹如夜空中的流星。即便把黑暗切割得更深刻，最终，也会荡然无存的。不过，这一回，我却被这突然而来的冲动绑架了。去洛古河，去采访贾晨翔，去采访王晓莲，去看看夫妻警务室。这个念头执着地占据了记忆空间。这个念头时不时地会冒出来，仿佛，洛古河是我的故乡，仿佛，贾晨翔是我的兄弟。我凭空就多了份牵挂，多了份好奇。愿望堆积久了，就要发酵的，就会变得执拗的。无论如何，我都要去一趟洛古河，看看长年驻守在边境线上的这对儿夫妻。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信念让贾晨翔和王晓莲能长时间地远离城市，远离现代文明，甘心在荒凉的边境小村驻守。我更想知道，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是浪漫的，还是古板的，是诗意的，还是平淡的。这个愿望直到2015年的8月，突然地就实现了。经过种种努力，有关部门邀请我去采访贾晨翔。

于是，我就像鸟儿一样，张开了翅膀，从大连飞到了哈尔滨。又从哈尔滨飞到了漠河，来到了祖国最北的地方。踏上这片土地的瞬间，我的心是滚烫的，广袤的大兴安岭森林里，有贾晨翔在等着我，有一群边防官兵在等着

我。这些兄弟，既认识，又不认识。后来的日子里，我在大兴安岭几百里无人区，在洛古河畔，肆无忌惮地游荡着，是的，我喜欢“游荡”这个词。我像一个微醺的酒徒，从东朝西，又从西朝东，漫无目的地游荡。我行走了上千公里。我只想通过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笔，把贾晨翔描述出来，把洛古河夫妻警务室描述出来。也许，这么说不那么准确，我只想通过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笔，把国境线上千万个贾晨翔描述出来。

目 录

CONTENTS

楔子.....	001
凭吊雅克萨.....	001
北极村近景.....	007
爱是有温度的.....	017
光荣与我无关.....	022
寒冷是一种病.....	028
北极村的好姑爷.....	034
亲爱的，让我为你理次发.....	039
像妈妈一样的四婶.....	044
大胡子老崔.....	053
老崔的自白.....	064
送礼.....	067
勿忘国耻，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070
森林里的呐喊.....	078
孤独是一种病.....	088



爱情如此折磨，究竟是因为什么·····	095
千锤百炼·····	099
结婚·····	107
生活是从劈绊子开始的·····	112
远方的召唤·····	115
洛古河畔红豆红·····	118
冬天来了·····	123
闹鬼·····	133
难忘的暑假生活·····	141
北北诞生·····	148
爸爸，爸爸·····	153
一封家书·····	155
要命的虫子·····	158
傻女人的笑·····	161
致富路上的带头人·····	165
雪夜灯光·····	172
99朵玫瑰·····	176
没有硝烟的战场·····	179



凭吊雅克萨

我的走访区域大致定下来了，主要是在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县境内。漠河县位于祖国的最北部，居中俄界江黑龙江之滨。地理坐标为东经 $121^{\circ} 07'$ 、北纬 53° 。西边与内蒙古自治区的额尔古纳右旗为邻，南面与内蒙古自治区的根河交界，北面则与俄罗斯隔江相望。一到目的地，我就喜欢上了这儿原始的、淳朴的气息。我喜欢在江边漫步，任凭思绪曼妙飞舞。我踩着坚硬的鹅卵石，踩着柔软的沙子，喜欢听鞋子与沙子的摩擦声。江水静静的，无声无息，即便投去一粒石子，溅起一捧浪花，也是无声无息的。如果你是清晨来到江边，就会看到对岸俄罗斯境内的袅袅炊烟。仔细听，密林深处还有狗叫声、公鸡打鸣声。如若是其他时间来，对面总是静悄悄的，你的眼前只是一片茫茫的森林。有时候，因为太静了，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会听到一些乱七八糟的声音。仔细辨别，不全是狗叫声，不全是公鸡打鸣声，还有马嘶，还有呐喊。我甚至还听到了砍杀声、枪声。刹那间，密林中烟火腾起，刹那间，洛古河上火光冲天。一股力量从底部涌动，地震一般，继而，掀起滔天巨浪，一浪比一浪凶猛。我不认为这是幻觉，应该是历史的再现，犹如一幅鲜血淋漓的画面，一下子就展现在眼前。我相信，凡是身在此地，都会像我一样，总能听到这些乱七八糟的声音。凡是身在此地，都会像我一样，看到这些残暴的画面。脚下的土地在颤抖，在呻吟。尖叫，厮杀，马嘶，枪响，惊涛拍岸，种种声音混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声音旋涡，形成巨大的反作用力。没错，我的脚下就是雅克萨古战场，几百年以前，这儿爆发了血腥的战争。几百年间，这片土地一直在淌血。我像个傻瓜一样，一遍遍地诘问：

“雅克萨啊，你怎么就不哭呢？”

这儿是祖国的最北方，这儿注定命运多舛。先让我们简单梳理一下那段历史吧，这也是以史为鉴，我们应该明白，归根结底，耻辱是自己造成的，是自己的软弱，是自己的落后造成的。



春秋战国时期，洛古河境域为东胡之地。据《伊尹朝商书》记载，早在商朝初期，东胡族就已经出现在商的北方。商的北方包含现在的洛古河地区。《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秦开率军破袭走东胡，东胡退却千余里。”这里说的“退却千余里”，有专家考证，是退出黑龙江，朝北奔逃了千余里。唐朝时期，在黑龙江西部设置室韦都督府，洛古河一带受其管辖。自秦汉以后历朝，洛古河流域乃至以北的外兴安岭广大地区一直属于我国领土。直到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灾难从此开始了。请记住这个历史的节点吧，请铭记这个耻辱的年代吧。这一年的夏天，强盗来了。从此，洛古河地区就再也不平静了，历史从这一年夏天开始拐了个弯，变得糟糕起来。中华民族的国门被一群强盗踹开了，从此，一大段的时间内，我们没有了宁日，百姓身处强盗的刀斧之下，成了待宰的羔羊。

我既然来到了这儿，既然为了采访贾晨翔，就有必要了解这个地方，有义务把我知道的、看到的赘述出来，这将对我后来的采访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能让我从一个更高的视野中观察贾晨翔，观察边防官兵。古今对比，一定会找到被侵略的因果的。巧合的是，到了漠河以后，我突然有了一大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从容地观察，从容地了解我想要的东西。我从漠河机场出来的时候，贾晨翔正好坐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他要去参加省里的一个表彰活动。我大致了解了一下，从漠河乘火车赶往哈尔滨，来回在车上的时间就将近50个小时，再加上参加活动，加上等车的时间，没有6天时间，他是回不来的。也就是说，这6天，我的采访将变成采风。我将在大兴安岭地区，在洛古河流域天马行空地游荡了。我的思绪也是天马行空，不受约束的。我一边走，一边查阅沙俄强盗蚕食侵略的路径，想从中悟出一些道理。

1643年的夏天，沙俄雅库茨克长官戈洛文派波雅科夫率兵132人沿勒拿河南侵，这支小小的队伍顺流而下，几乎没有遭到抵抗，于这年冬天，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了中国领土。记住这个年份吧，从1643年的夏天开始，祖国的胸膛就被敌人的马刀豁开了一道口子。11月，强盗们来到索伦部达斡尔头人多普迪乌尔的辖地，疯狂掠夺达斡尔人的财产。多普蒂乌尔是个胆小的头人，面对侵略，他采取了逃避的策略，带领族人钻进了茫茫林海。达斡尔人这么一跑，也算是无招胜有招，强盗们因此失去了给养补充，陷入困

境。反过来，多普迪乌尔这么一跑，又起到了带路的作用。强盗为了获取给养，势必要跟踪多普迪乌尔，势必也要钻进林海，一路追杀过来。他们偷袭达斡尔人的寨子，抢夺达斡尔人的粮食。多普迪乌尔溃逃途中，下令族人坚壁清野，把粮食和兽皮全都埋起来，来不及掩埋的就放火烧掉。多普迪乌尔虽然不敢和强盗们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但是，他有更妙的手段，他要饿死这帮强盗。沙俄强盗抢不到粮食，就露出了极其野蛮的嘴脸，他们灭绝人性地杀食达斡尔人。

次年夏初，这伙强盗就闯到了洛古河地区，此时，祖国的胸膛被捅得血如泉涌，惨不忍睹。强盗们在侵略的途中虽然也遭到索伦各部落的抗击，可是，索伦各部落的武装毕竟不是正规军，况且，武器还都以弓弩棍棒为主，根本无法抵挡强盗们手中的火药枪。沙俄强盗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这一年，由于大……克萨成了沙俄强盗侵占我国东北地区的桥头堡。

我看过清代的疆域图，尤其注意过东北。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由于外兴安岭地区距东北腹地遥隔千里，夹着万水千山，同沙俄这样携带着先进武器的入侵者做军事斗争，单靠索伦各部落自发行动是无济于事的。将侵略者赶出去，只能寄希望于刚刚夺得政权的大清统治者了。

1685年，第一次雅克萨之战打响。经过苦战，清军赶走了沙俄强盗。并且，放火烧了雅克萨城。清军还是太幼稚了，以为烧了雅克萨城就算是拔出了眼中钉肉中刺，拔出了刺在喉中的鲠，就会一劳永逸，就会扭转乾坤。他们错了，这是一群不按常理出牌的强盗，他们浑身都充满了狼性，充满了野蛮之性。强盗们暂时被打跑了，他们正躲在森林之中，舔着伤口，打算着伺机再来呢。由于清军是从宁古塔驻地开赴洛古河前线的，路程太长，供给严重不足。打了胜仗后，就得赶紧收兵回营。结果，清兵前脚刚走，沙俄强盗后脚就又来了。他们回到雅克萨，重新筑城。这回，还带来了更多的兵马，不但带来了兵马，还带来了种子。他们打算“耕种自给”了。

这个“耕种自给”大有学问，对侵略者来说，“耕种自给”有效地解决了给养难题。沙俄强盗能成功地大肆侵占我国领土，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因素外，这个“耕种自给”策略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耕种自给”，强盗们就得建立补给线，这对当时的沙俄综合国力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耕种自给”的方式，正好适合强盗的侵略方略。另外，



我一直搞不清楚“尼布楚人”是什么民族，不知他们是不是索伦部的，当时，北方各少数民族都统称为索伦部落。总之，史书上记载“‘当地的尼布楚人’与之粮食皮毛贸易”，白纸黑字写着，尼布楚人让沙俄强盗得到了补充，得到了喘息，让他们度过了寒冬。在尼布楚人的帮助下，沙俄强盗在雅克萨站稳了脚跟。如果尼布楚人是索伦部落的，就是中华民族不可饶恕的叛徒。

清军在战争中也学会了战争，为了避免劳民伤财，他们压缩了自卫反击的规模，多次派少量骑兵，从宁古塔基地出发，行军千里，前来驱赶。沙俄强盗也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你清兵来，我就走，你清兵走，我就再来。就这样，一来二往，本想节约钱粮的清廷陷入“用兵不已、边民不安”的怪圈，反击战成了消耗战，繁重的徭役和税负让军民疲惫不堪。遥望雅克萨城，区区几百匪徒，居然就坐实了，居然就成了大清的心腹之患。

现在看来，当时的领土危机，根源不在于强盗们的军事装备有多先进，而在于当时的东北人口空虚，因为空虚，反过来又促成了强盗的“耕种自给”的蚕食局面。清军入关以后，东北“常有百里无人烟之地”，尤其大兴安岭地区，除了生活在林区的索伦各部落以外，鲜有农耕定居为生的汉人。外族侵略，游牧部落的思维不同于农耕定居的汉人，他们往往习惯避战，喜欢向内迁徙，这又好比引狼入室，让局面迅速雪上加霜。清政府自始至终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本所在，反而在错误的判断上，屡屡出台更加错误的政策。几次续修“柳条边”，造成了东北更残酷的人口空虚局面。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极其愚蠢的政策，“闯关东”的一个“闯”字，就是指“闯”这道“柳条边”为界的关隘。满族入主中原，人口大批迁入关内，关外地广人稀，按理说，正应该从内地移民入关才对，可是，顺治皇帝以关外为祖宗发祥地为由，不许关内汉人进入，并在辽宁山海关一线修筑一条长达1000公里的“柳条边”。划东北为内外两禁区。进入“柳条边”内须持官方证明，而出“柳条边”外则是绝对禁止的（包括满人）。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沙俄匪徒才敢多次南下，如入无人之境。

康熙亲政后期，随着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信心大增，目光就自然而然地投向了东北。遗憾的是，这么英武神明的皇帝依然没有意识到“空边”的危险，反而又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续修从威远堡延伸到法特哈的“新边”。

这条“新边”则完全堵死了移民通道。虽然康熙大帝同时设立了盛京、宁古塔、瑷珲三将军的边防建制，并增设齐齐哈尔等三城，可是，没有民，光有军，怎么能站住脚呢？无奈地太宽，人太少，兵力、物资调拨不便，沙俄小股匪徒的侵袭就让清兵顾此失彼。如果康熙大帝当时能顺应大势，废除“柳条边”禁令，放开移民，开发大东北，我们料想，日后沙俄吞并我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就不会那么容易了，也许，历史就会改写了。

1682年，康熙大帝东巡，乘舟在松花江上“观兵”。次年，康熙大帝下定决心，要“永戍黑龙江”，清政府随即设置了黑龙江将警官衙，专事边务，任命熟悉边情的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就近指挥。并在瑷珲筑起城寨，作为军事基地，这样，就避免了边关告急时，从千里外的宁古塔调兵的窘迫。经过3年努力，清廷修成从墨尔根（今嫩江县）到雅克萨对岸总计25站。全长1300里的卡伦，卡伦即武装哨卡兼运输线；还建立了精良的黑龙江水师，建造了500余艘战船和运输船，存储军粮7000石。这7000石军粮，就是康熙大帝的一颗大大的定心丸，足够3000兵士食用3年。有了千里卡伦，有了粮食，康熙大帝就有了足够的本钱和沙俄强盗决战。

呜呼，如今，雅克萨城落入俄境，令人痛心。“永戍黑龙江”一度成了泡影，大清历朝皇帝怎么就没有想到军民共戍边疆呢？9月17日，我来到古城岛，眺望对岸，凭吊雅克萨古战场，不禁思绪万千。古城岛位于漠河县兴安镇北4000米的黑龙江中，为黑龙江第二大岛。距我岸有50米，距俄岸350米。老乡介绍，岛屿的对岸就是雅克萨城，今为俄阿尔巴金诺村。据说，古城岛以前有常住居民，1994年春，上游的洛古河冰面融化，形成了一场极为罕见的“倒开江”，江水在古城岛段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结果，引发了一场大洪水，岛上的民居全都淹毁了。从那以后，岛上再也没有常住居民。老乡说，大洪水退后，岛上一片狼藉，露出了一截城墙。城墙周围还出土了一些锈迹斑斑的腰刀、箭头和火药枪。后来，岛上来了一支考古队，考察了几天，老乡们才知道，这儿就是雅克萨之战的古战场。

我站在江边的悬崖上，眼望龙江之水，思绪总要飞到历史的那一头。古城岛、雅克萨，咫尺天涯。我的脚下就是古战场，每寸土地都曾有过坚实脚印，甚至每寸土地，都曾流淌过战士的鲜血。不但是古城岛，其实，方圆几百公里都是雅克萨之战的古战场。我的眼前突然就出现了一幅幅激昂的



画面，各族热血男儿随着清兵主力部队，一路呐喊着，围过来，誓把“吃人恶魔”斩尽杀绝，以报血海深仇。呐喊声、枪炮声、砍击声不绝于耳。当年的金戈铁马，当年的热血沸腾，都化为龙江之水，静静地向东流去。历史也是在这儿拐了个弯，似乎更想让我们这些后人看得清楚一些，思考得深刻一些。



北极村近景

从哈尔滨飞往漠河的途中，几个年轻人叽叽喳喳地说了一路。我前排的小伙子还站了起来，和后面的几个朋友聊天。他们的话题总是围绕着北极村，聊着各处景点，聊着风土人情。北极村，我想起了这个名字。许多年前，我读过迟子建的小说《北极村童话》。当时，我还以为这个名字是作家虚构出来的，没想到，世界上真的就有这么浪漫的地名。其实，当年看《北极村童话》的时候，情绪是低沉的，更多时候是沉浸在忧伤之中的。满脑子都是冷月孤星，都是江山暗淡。为小说中的“我”，为小说中的“老苏联”，甚至为死去的大舅而忧伤。还有为那条忠诚的狗，那条叫傻子的狗而难过。读过这部小说，我就记住了北极村，记住了这个浪漫而又彷徨的地名。没想到，多年以后，我竟然来到了北极村。我有些冒失地问那几位年轻人，北极村和洛古河村是什么关系？有位小伙子告诉我：

“北极村名叫北极村，其实，是个乡镇。洛古河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 驻守在北极村景区门前的边防官兵